

論批評與自我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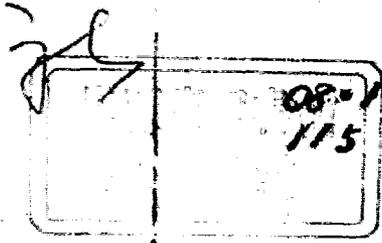
資江日報



▲ 目 錄 ▼

- 一、斯大林·毛澤東論共產黨員要善於和非黨羣衆團結合作……………(一)
- 二、論自我批評……………斯大林(三)
- 三、論自我批評……………毛澤東(一〇)
- 四、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斯大林(一二)
- 五、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斯大林(二一)

08.115
★



★斯大林·毛澤東★

論共產黨員要善於和非黨羣衆團結合作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

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說：「現在讓我來說說幾點個別的意見。」

首先就要說說我們農村中的黨員。你們中間有許多黨員，可是非黨員還要更多。參加這次大會的非黨員比黨員更多，這是種好現象。因為我們首先就要吸收非黨員來參加我們的事業。有些共產黨員是用布爾什維克態度來對待非黨員集體農民的。可是，還有一些共產黨員却以自己的黨員資格自傲，不許非黨員來和他們接近。這是不好的，而且是有害的。布爾什維克所以有力量，共產黨員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他們善於把千百萬非黨員積極分子團結在我們黨周圍。我們有布爾什維克如果沒能使千百萬非黨員工農羣衆來信任我們黨，便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勝利。我們有非黨員資格自傲，而要傾聽非黨員的意見，不僅是嬰教導非黨員，而且要向非黨員學習。

不要忘記，黨員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記着，所有一切黨員自己都是由非黨員來的。的，今天他是一個非黨員，明天他就會成爲黨員了。究竟有什麼可以自傲的地方。布爾什維克黨中有許多同志已到黨內做了二三十年的工作。而我們自己過去也有一個。假使在二三十年以前，當時的黨員也鄙視我們，不許我們接近黨，那我們會



(213744)

3218

我們也許會在黨外多混幾年的。可是，同志們，我們老布爾什維克并不是一些最不用的人哩。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黨員，我們的現時還很年輕而有時瞧不起非黨員的那些黨員，就應當記着這一切情形。應當記着：使布爾什維克增光的，不是驕傲，而是謙遜。」

（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五五六至五五七頁。）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說：

「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錯誤思想，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的原則，這就是傾聽羣衆意見，要聯系羣衆，而不耍脫離羣衆的原則。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就是為了防止這一部分還不明白黨的政策而同志而說的。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應該跟別人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自己是甚麼都好，別人是甚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敵人漢奸以及破壞抗戰與團結的人們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是說錯了也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他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違背人民的意志。他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同志們，我們這個開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現在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教育，克服

自己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辦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於同別人商量問題的態度和作風。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與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幹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敢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夠執行我黨中央路線的。同時也要請各位黨外同志贊成我們的主張，瞭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只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誠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强黨內教育來消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個叫做內外夾攻，把毛病治好，把國事真心辦好起來。

（整風文獻北京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五二至二五三頁）

斯大林：

論自我批評

我知道，在黨底隊伍中有些人一般不喜歡批評，尤其不喜歡自我批評。這些人，我可以稱之為「塗了漆的」共產黨員，時常咕噥着，揮開自我批評：嘿，又是這該死的自我批評，又是揭發我們的缺點——可不可以讓我安靜地活下去呢？顯然地，這些「塗了漆的」共產黨員與我們黨底精神，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精神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於是，由於那些遠不熱忱歡迎自我批評的人們有了這種情緒存在，所以我們便要問一問：我們是否需要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而且自我批評有什麼好處？

同志們，我認爲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爲：沒有它，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膿瘡，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而我們的缺點還很多。這是必須公開和誠實地承認的。

自我批評口號不能算作新的口號。它是布爾什維克黨底基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統治底基礎。既然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而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則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共產黨是不把而且不能把政權分給其他政黨的——那末，如果要想前進，我們自己就應當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再沒有人來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自我批評應當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重大力量之一，同志們，這難道不明白嗎？

自我批評口號在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獲得了特別強有力的發展。爲什麼呢？因爲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消滅了反對派以後，在黨便造成了一種我們不能不加以重視的新的情況。

情況底嶄新之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再也沒有或幾乎再也沒有反對派了，就是由於容易地取得了對反對派的勝利，而這（即勝利）本身對於黨是極重大的好處，所以在黨便能造成高枕而臥、安然自在、閉眼不看我們工作缺點的危險。

容易地取得對反對派的勝利，這對於我們黨是極大的好處。但它自身包藏着特別的缺點，就是黨能被自滿的情緒、被自以爲是和高枕而臥的情緒所滲透着。而高枕而臥是意味着什麼呢？這是意味着：葬送我們的前進運動。而爲了不使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便需要自我批評，但不是反對派所進行的那種惡意的、實質上是反革命的自我批評，而是誠實的、公開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

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估計到了這個情況，提出了自我批評口號。從此自我批評的浪潮便日益高漲起來，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會四月全會底工作上也刻上自己的標記。

怕我們的敵人、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利用我們的缺點，大聲叫喊：呵，他們布爾維克那黨並不是百事順遂，——那就奇怪了。我們布爾什維克要怕這一切——那就奇怪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力量也正在於：他們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讓黨、讓布爾什維克、讓我國一切誠實的工人和勞動分子來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讓他們指出消滅我們缺點的途徑，以便我們工作中和我們建設中不再有停滯、糟糕、腐敗的現象，以便我們的全都工作、我們的全部建設一天天的改善並且從成功走到成功吧。現在主要的就是這個。此外就讓敵人去胡聊我們的缺點吧！——這樣的小事情是不能而且不應當使我們布爾什維克窘困的。

最後，還有一些情形，促使我們要進行自我批評。我指的是羣衆與領袖的問題。最近在我們這裏開始造成了領袖和羣衆間某些特殊關係。一方面，在我們這裏劃分出了、從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領導者集團，這些領導者底威信愈來愈高地上昇着，而且這個集團高得幾乎是羣衆所達不到的了。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羣衆，首先是一般勞動羣衆，提高得非常地慢，他們開始眯着眼睛從下向上看自己的領袖，而且往往怕批評自己的領袖。

當然，我們這裏形成了一個上升得很高和有很大威信的領導者集團，——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我們黨很大的成績。顯然地，沒有這樣一個有威信的領導者集團存在，要領導很大的一個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領袖們在上升時候便離開羣衆，而羣衆則開始從下向上地看着自己的領袖而不敢批評他們，——這個事實便不能不造成領袖脫離羣衆和羣衆離開領袖的某種危險。

這個危險能造成這樣的一種結果，即領袖驕傲起來，自以爲一切都對。上層領導者驕傲起來，開始瞧不起羣衆，這能有什麼好處呢？顯然地，除了使黨滅亡而外，是不會有別的結果的。可是我們却願意前進和改善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使黨滅亡。正是爲了前進並改善領袖和羣衆間的關係，就必須時時時刻開放自我批評底門戶，必須給蘇維埃人們以可能性來「咒罵」自己的領袖。

，犯了錯誤就批評他們，使得領袖不驕傲而羣衆不離開領袖。

有時候人們把羣衆和領袖問題與提拔幹部問題混爲一談。同志們，這是錯誤的，這裏所說的不是提拔新的領袖，雖然這件事情是值得黨嚴重注意的。這裏所說的是保存已經提拔起來的和有威信的領袖，建立他們與羣衆之間經常的和牢不可破的聯系。這裏所說的是憑着對我們缺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去組織黨底廣泛輿論，工人階級底廣泛輿論，來作爲生動的和警醒的精神上的監督，而極有威信的領袖，如果他們要保持黨的信心、工人階級底信任，就應當細心地傾聽這些意見。

在這個意思下，我們黨——蘇維埃的報刊底意義的確是不可估計的。在這個意思下，不能不歡迎「真理報」之首倡組織「工農檢查欄」來進行對我們工作缺點的有系統的批評。不過還必須努力使批評嚴肅而且深刻，不要浮光掠影。在這個意思下，他應該歡迎「共青真理報」之首倡熱烈和勇敢地攻擊我們工作的缺點。

有時候人們責罵批評者，說他們的批評並不是十全十美的，說批評有時候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確。往往人們要求批評每一點都應該是正確的，而如果批評不是每一點都正確的，他們便開始叱責、謾罵起來。

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危險的錯誤。只要把這個要求試提出來，你們就會塞住成千成萬願意糾正我們的缺點，但有時候還不善於正確地表達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訊員、農村通訊員底口。這便是死路，而不是自我批評。

你們應當知道：工人們有時候對於我們工作底缺點有點怕說實話，他們有點怕，不只是因爲他們因此會「挨撲」，而且是因爲他們怕人們「笑」他們批評得不完全。在自己身上體驗到我們工作和我們計劃底缺點的普通工人和普通農民，怎麼能井井有條地論證自己的批評呢？如果你們

要求他們的批評百分之百正確，那末你們就會消滅任何來自下面的批評底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評底可能性。所以我認為：即令批評只包括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末就是這種批評也應該歡迎，細心地傾聽，抓住其中健全的核心。我重說一遍：要不然的話，你們就得把成千成萬忠誠於蘇維埃事業的人們底口塞住，因為他們在自己的批評工作中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但是真理本身是從他們的口中說出來的。

正是爲了不壓制自我批評而把它展開起來，正是爲了這個，就必須細心地聽完蘇維埃人們底任何批評，即令這個批評有時候並非完全都是正確的。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使羣衆確信；他們不會因爲不完善的批評而「挨揍」，也不因爲他們批評有某些錯誤而被「嘲笑」。只有在這個條件下，自我批評才能具有真正的羣衆性質和真正的羣衆面貌。

不言而喻，這裏所講的並非「任何種類的」批評。反革命者底批評也是批評。但這種批評底目的是毀謗蘇維埃政權，破壞我們的工業，瓦解我們黨的工作。顯然地，這裏所講的不是這種批評。我們所講的不是這種批評，而是來自蘇維埃人們的批評，是其目的在於改善蘇維埃政權機關、改善我們工業、改善我們黨和職工會工作的批評。我們須要批評是爲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爲了削弱它。正是爲了鞏固和改善我們的事業，正是爲了這個，黨才頒佈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口號。

如果自我批評執行得正確和誠實，那末我們對自我批評口號首先期望些什麼呢，這個口號能給我們什麼結果呢？這個口號應當至少給我們以兩個結果。第一，它應該提高工人階級底警惕性，把工人階級對我們缺點的注意力尖銳化起來，促進這些缺點的改正，並且使我們工作中任何的「意外」成爲不可能。第二，它應當提高工人階級底政治修養，發揮他們國家主人翁感覺，並且促進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訓練。

你們是否注意到：不僅沙赫亭事件，而且一九二八年一月的糧食採辦工作危機，對於我們同志很多都是「意外」；在這一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沙赫亭事件。一批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家工作了五年，從國際資本底反蘇組織接受指令。五年來我們的組織寫出了和發出了各種各樣的決議和指令。當然，我們石炭工業底事業到底還在上升着，因為蘇維埃經濟體系是如此生氣勃勃和強大有力，以致於不管我們的沒腦子和我們的錯誤，不管專家們底破壞工作，我們的石炭工業畢竟還是勝利了。

五年來這批反革命專家在我們的工業裏進行了危害工作。炸毀鍋爐、破壞滑輪等等。我們却坐着安然無事。結果「突然」，像放水澆頭一樣——發生了沙赫亭事件。

同志們，這是正常的嗎？我想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掌着船舵，睜眼看着，但什麼也看不見，一直到情況把我們的鼻子拉去碰上什麼災難——這並不等於領導。布爾什維主義不是這樣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必須預見。而預見總不是容易的事情，同志們！

一二十個領導同志注視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而工人羣衆則不願意或不能夠注視和發現缺點，——這是一回事。這裏有一切把握可以斷定一定會看漏一些缺點，發現不出所有的缺點。幾十萬和幾百萬工人同一二十個領導同志一起注視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揭露我們的錯誤，參加總的建設事業並指出改善事情的途徑，——這是另一回事。這裏更有把握可以斷定不會有意外發生，不良的現象將及時發現，並且將及時採取辦法來消滅這些現象。

我們必須這樣處理事情，以便工人階級底警惕性能獲得發展而不致被壓制，以便千百萬工人都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事業，以便千百萬工人和農民，而不只是一二十個領導者，刮目注視我們建設的進程，指出我們的錯誤並把它們拉到日光下來。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在我們這裏才不會有「意外」發生。但是爲了能作到這點，我們就必須展開來自下而上的對我們缺點的批評，

我們就必須造成羣衆性的批評，我們就必須接受和實現自我批評口號。

最後，與實行自我批評口號相聯系，關於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問題，關於培植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技能問題，列甫曾說過：

「我們所缺乏的主要東西——是文化，是管理底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完全給我們保證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問題「只是」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力量」。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建設底主要任務之一是培養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管理工業的技能和本領。

如果我們不發揮工人底力量和能力，不發揮工人階級優秀分子底力量和能力來批評我們的錯誤，指出我們的缺點並推動我們的工作，那末，我們不能在工人階級中間培養這些技能和這種本領呢？顯然是不可能的。

那末，需要什麼才能發揮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者底力量和能力，並使他們能獲得管理國家的技能呢？

爲了這個，首先就須要誠實地和布爾什維克式地實行自我批評的口號，誠實地和布維什爾克式地實行從下面對我們工作缺點和錯誤的批評的口號。如果工人利用公開和直接地批評工作缺點、改善我們工作和推動我們工作的可能，這是意味着什麼呢？這是意味着：工人們變爲國家、經濟，工業領導事業的積極參加者，而這就不能不提高工人底國家主人翁感覺，提高他們的積極性、他們的警惕性、他們的文化。

工人階級文化力量問題是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之一。爲什麼呢？因爲在至今存在的一切統治階級中，工人階級這一統治階級是佔有一種稍爲特別的和不太有利的地位。至今會佔過統治地位的

一切階級——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同時又是富有的階級。他們有教自己子弟以管理方面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工人階級與這些階級的區別就是在於：它是貧窮的階級，它從前沒有教自己子弟以管理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而且它只在現在，在取得政權後，才獲得了這種可能。

我們文化革命問題之如此迫切，就在於這一點。誠然，蘇聯工人階級在其十年統治中在這方面的成就，比地主和資本家一百年的要大得多。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是這樣：我們所作的成績還遠遠不夠。因此，凡是能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發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便利與培養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工業的技能和本領的手段——凡是這樣的手段，我們都應當儘量利用。

但是從上述的一切可以得出結論說：自我批評口號是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力量、培養工人階級管理技能的最主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出一個理由，說明實現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生命攸關的任務。

一般講來，責成我們把自我批評口號當作迫切口號的理由就是如此。

（節錄「論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合全會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

（新華社北京二十一日電）

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

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會交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發生灰塵的，也應該打掃與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

當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錯誤、缺點這類政治微生物使我們同志的思想與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我們還有什麼錯誤的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與使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爲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或錯誤、缺點，不能犧牲嗎？（「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羣衆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對於羣衆觀點已經加深，對於結合羣衆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國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與軍國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組

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黨前鋒硬」，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揭發過去壞的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黨前鋒硬」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診死。一個人發了盲腸炎，醫生把他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諱病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爲一個好同志。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題的。思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取魯莽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九四二年二月）

（新華社北京二十一日電）

斯大林：

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不能把自我批評口號看作一種轉瞬即逝的和倏忽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方法，是以革命發展底精神一般來教育黨底幹部和工人階級的布爾什維克方法。馬克思早就說過：自我批評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自我批評底開始是在魯爾布爾什維主義開始出現時起的，即在布爾什維主義作爲工人運動中一種特別的革命派別而產生出來的最初幾天起的。

大家知道，列甯還在一九〇四年春天，當布爾什維主義還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而是與孟什維克一起在一個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時——大家知道，列甯在那時候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和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列甯那時候在自己的小冊子「進一步，退二步」裏曾經這樣寫道。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竭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論我們黨底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段落。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驚擾，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增長而被克服的。讓敵人老羞們試拿出他們「黨」內的真實情況底圖畫——恐怕就是稍微近似於我們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所提供的圖畫——來給我們看看吧！」（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因此，一些同志認爲自我批評是轉瞬過去的現象，是一種時髦品，它與普通任何時髦品一樣一定很快就會過時的，——這些同志是完全錯誤了。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什維主義武庫中不可分割的和經常運用的武器，這個武器與布爾什維主義底性質本身、與它的革命精神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

有時候人們說：自我批評對於還沒有執政的黨是好東西，因爲它「無物可失」。然而自我批評對於已經在執政的黨却是危險和有害的，因爲在其周圍有許多敵對的勢力存在着，而敵人是可以利用它的被揭露出來的缺點來反對它的。

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相反地，正因爲布爾什維主義已經在執政，正因爲布爾什維克由於我們黨底成績會傲慢起來，正因爲布爾什維克看不到自己的缺點，因而會便利於敵人

底勾畫——正因為這樣，所以自我批評，特別在現在，特別在取得了政權以後，是尤其需要的。

自我批評是以揭發和消滅我們的錯誤、我們的缺點為目的，——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只能便利於布爾什維主義反對工人階級敵人的鬥爭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甯曾經估計到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後的情況底這些特點，他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五月自己所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幼稚病』小冊子裏寫道：『一個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測驗這個黨底嚴肅性及其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的真正執行程度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發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嚴肅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對自己義務的執行，這才是對階級、以至於對羣衆的教育和訓練。』（第二五卷，第二〇〇頁）。

列甯是千倍地正確的，當他一九二二年三月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說：『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在革命中把什麼什麼做得很好，而把什麼什麼沒有做到。一切至今滅亡了的革命黨之所以滅亡，就是由於傲慢而看不見自己的力量在什麼地方，怕說出自己的缺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缺點，能學會克服這些缺點。』

結論只有一個：沒有自我批評，就沒有對黨、對階級、對羣衆的正確教育，而沒有對黨、對階級、對羣衆的正確教育，就沒有布爾什維主義。

自我批評口號，為什麼正好在現在，正好在當前的歷史關頭，正好在一九二八年獲得了特別緊要的重義呢？

因為現在比一兩年前更鮮明地顯示出了無論在國內方面或國外方面的階級關係底尖銳化。

因為現在比一兩年前更鮮明地揭露出了蘇維埃政權底階級敵人的破壞工作，他們利用我們的缺點，我們的錯誤來反對我國工人階級。

因爲沙赫亭事件底教訓和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對付採辦糧食的巧計』，再加上我們工作計劃底錯誤，對於我們是不能而且也不應當無影無蹤地一下過去的。

必須趕快擺脫沙赫亭事件和採辦糧食工作困難所揭露出來的我們的錯誤和缺點，如果我們要鞏固革命和有準備地對付敵人的話。

必須趕快揭露我們那些還未被揭露出來的但毫無疑問是存在着的缺點和錯誤，如果我們不願意被各種各樣的『意外』和『偶然』事件弄得手足無措而使工人階級底敵人高興的話。

遲緩在這裏就等於便利我們敵人底勾當，加深我們的缺點和錯誤。但是要作到這一切，不展開自我批評，不加強自我批評，不把千百萬的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羣衆捲入來發現與消滅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全會是完全正確的，當它在關於沙赫亭事件的決議中說道：

『保證順利完成所擬定的一切措施之最主要條件，應當是真正實現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關於自我批評的口號。』

但是要展開自我批評，就首先必須克服許多擺在黨面前的阻礙。屬於這一類阻礙的便是羣衆底文化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力量底缺乏，我們的停止不前，我們的『擺共產黨員架子』等等。然而我們最嚴重的阻礙之一——即使不是最嚴重的阻礙——乃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這裏所講的是在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各種各種機關裏的官僚主義分子。這裏所講的是這樣的一些官僚主義分子，他們靠我們底缺點和錯誤過活，害怕羣衆批評和羣衆監督就像害怕火一樣，妨礙我們展開自我批評，妨礙我們擺脫自己的缺點和自己的錯誤。不能把我們機關裏的官僚主義看作只是一種凡事拖延和文牘主義、官僚主義是資產階級對我們組織的影響。

樁底表現。列甯說得很對：

「必須使我們懂得：與官僚主義作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鬥爭，它就像與小資產階級自發性作鬥爭的任務一樣複雜。官僚主義在我們國家機構裏已成了有這樣一種意識的疥瘡，以致於我們的黨綱也說到它了，而這正是因為它與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蔓延相聯系的。」（第二十六卷，第二一〇頁）

如果我們真想展開自我批評和擺脫我們建設事業底疥瘡，那就應當更加頑強地進行鬥爭來反對我們組織裏的官僚主義。

我們應當更加頑強地喚起千百萬工人和農民羣衆來進行從下而上的批評，來實行從下而上的監督，以作爲對付官僚主義的主要消毒劑。

列甯說得很對：

「如果我們想與官僚主義作鬥爭，我們就應當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個鬥爭」……因爲「不吸引工人和農民來參加，還有其他什麼辦法可以廢止官僚主義呢？」（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五、四九六頁）

但是爲了「吸引」千百萬羣衆來參加，就必須在工人階級一切羣衆組織裏，而首先在黨本身內部展開無黨階級的民主。沒有這個條件，自我批評便等於零，一個空架子，一句空話而已。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任何一種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一種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提高工人階級底文化程度，發揮它的戰鬥精神，鞏固它的勝利信心，增加它的力量，幫助它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

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就無須勞動紀律了，就可以丟開工作而把什麼都胡鬧一陣了。這不過是自欺欺人，而最對工人階級的嘲笑。需要自我批評，並不是爲了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

了鞏固勞動紀律，爲了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勞動紀律，能抗拒小資產階級底散漫性。

另一些人則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就不再需要領導了，就可以離開船舵而讓一切去走「事物底自然軌道」了。這不是自我批評，而是可恥。需要自我批評，並不是爲了減弱領導，而是爲了加強領導，爲了把紙上的和沒有信心的領導變成有生命的和真正有信心的領導。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自我批評」，它是破壞黨性，使蘇維埃政權喪失威信，削弱我們的建設，腐化經濟工作幹部，解除無產階級武裝，引起關於脫化的胡聊。托洛茨基反對派昨天正是叫我們從事這種「自我批評」。不用說，黨與這種「自我批評」是根本沒有共同之處的。不用說，黨是要用一切力量、一切辦法來反對這種「自我批評」的。

應當嚴格地把那與我們絕緣的、破壞性的、反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與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區別開來，我們的自我批評底目的是培植黨性，鞏固蘇維埃政權，改善我們的建設，增強我們的經濟幹部，武裝工人階級。

加強自我批評的運動僅僅在幾個月前才開始。我們還沒有材料足以給這一運動作出初步的總結。然而現在已經可以說這一運動開始產生自己良好的結果了。

不可否認：自我批評底浪潮正開始成長和擴大，日益囊括工人階級擴大階層並把它們捲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卽令是這樣的一些事實，如生產會議和臨時監督委員會底活躍，也說明了這一點。

的確，還有人企圖把生產會議和臨時監督委員會底有根據的和審查過的指示束之高閣，必須作最堅決的鬥爭去反對這種企圖，因爲它的目的只是打掉工人們對自我批評的興趣。可是幾乎沒有根據可以懷疑：這一類官僚主義的企圖將使高漲着的自我批評浪潮無影無蹤地退落下去。

也不可否認：由於自我批評底結果，我們的經濟工作幹部開始趕上來了，曠爲警惕了，開始

較爲嚴肅地對待經濟領導問題了，而我們黨的、蘇維埃的、職工會的以及任何其他幹部則開始較爲銳敏了，較能滿足羣衆要求了。

的確，不可認爲：黨內的民主和一般工人的民主已經在工人階級羣衆組織裏完全實現了。但是沒有根據可以懷疑：隨着運動底繼續展開，這個事業是會向前推進的。

也不可否認：由於自我批評底結果，我們的報刊成爲了更加活躍和生動的報刊，而我們的報紙工作人員隊伍，類如工人通訊組織，已經開始變成重大的政治力量了。

的確，我們的報刊往往還是浮光掠影，它還沒有學會從個別的評述進到比較深刻的批評，而從深刻的批評進行概括批評底結果，表明由於批評底結果我們建設方面獲得了什麼樣的成績。但是幾乎不能懷疑：這個事業在運動進一步的進程中是會向前推進的。

然而必須指出：除了這些優點以外，我們的運動還有一些缺點。這是指對於自我批評口號的歪曲。這些歪曲在現在、在運動底開端便發生了，如果我們現在不給以反駁，就會造成把自我批評庸俗化的危險。

(一) 首先必須指出：一些報刊組織開始表現出這種趨向：把運動從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缺點的質事求是的批評方面轉移到對個人生活底各種極端現象的廣告式的叫喊方面。這也許很難使人相信。然而可惜這却是事實。

就以「勞動政權」報、伊爾庫斯克區委和區執委底機關報(第一二八期)作例子吧。你們在那裏會看到整整的一版都散佈着各種廣告式的「口號」：「性生活底放縱是資產階級的表现」，「喝了一杯再想喝一杯」，「有了一個小屋子，就要有一條牛了」，「硬要變人牀鋪的強盜們」，「沒有打響的槍」，諸如此類等等。試問這些無愧於「證券交易人」雜誌的「批評的」叫喊與布爾什維克的以改善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爲目的的自我批評有什麼共同之點呢？十分可能，這些廣

告式的文章底作者是共產黨員。可能，他劇烈地仇恨蘇維埃政權底「階級敵人」。但是在這裏轉走入迷途，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以不是我們階級底聲音講話——這是不容置辯的了。

(二)其次必須指出：甚至於那些一般講來能夠進行正確批評的報刊組織——甚至於它們有時候也走上為批評而批評的迷途，把批評變成一種遊戲，聳人聽聞。就拿「共產主義青年團真理報」作例子吧。大家都知道共產主義青年團真理報在展開自我批評上的功績。但是把這個報最近幾期拿來，看一看對全蘇聯職工會中央會議領導人物的「批評」，一整系列的對這個題目的不可容許的諷刺。試問誰需要這種「批評」呢？除了毀壞自我批評口號底聲譽以外，它還能給我們什麼東西呢？為什麼需要這種「批評」呢，如果是注意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底利益，而不是注意於博得市儈們一笑的賤價的聳人聽聞？當然，自我批評需要有一切種類的武器，連「輕騎兵」也在內。但是難道由此可以作出結論說：輕騎兵應當成為輕率的騎兵嗎？

(三)最後必須指出：我們的好些組織有這種確定的傾向：把自我批評變為中傷我們經濟工作人員的手段，變為使他們在工人階級面前喪失威儀的手段。事實上，烏克蘭和中央俄羅斯的某些地方組織曾經掀起了對我們優秀經濟工作人員的直接中傷。而他們的全部罪過就是在於他們不能保證百分之百地不犯錯誤。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來了解地方組織關於把這些經濟工作人員撤職的決議呢，這些決議並沒有任何約束力，而分明是指望使他們喪失威信。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來了解：批評是批評了，而又不讓經濟工作人員回答批評呢？從什麼時候起我們這裏開始把「謝半亞克裁判(註二)」冒充自我批評呢？

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批評百分之百地正確。如果批評是從下而上來的，那末即使這個批評只是百分之五——十正確，我們也不應當加以輕視。但是難道可以作出結論說：我們應當要求經濟工作人員保證百分之百地不犯錯誤嗎？難道世界上有保證百分之百不犯錯誤的人嗎？難道很難了

解：培養經濟工作幹部需要幾年又幾年，對經濟工作人員的態度在我們這裏應該是最愛惜和關心的態度？難道很難了解：我們需要自我批評不是爲了中傷經濟工作幹部，而是爲了改善和加強他們？

請批評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可是不要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不要把它變成作廣告練習用的工具來寫這些題目：「硬要變人床鋪的強盜們」，「沒有打響的槍」等等。

請批評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可是不要毀壞自我批評口號底聲譽，不要把它變成製造廉價驚人消息的廚房。

請批評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可是不要歪曲自我批評口號，不要把它變成中傷我們經濟工作人員及任何其他工作人員的工具。

最主要的是：不要以從上而下的「批評的」空談來代替從下而上的羣衆性的批評，讓工人階級羣衆捲入到這個事業中來，讓他們在改正我們的錯誤方面，在改善我們建設事業方面表現出創造的主動性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

註一：此地和以下所有引文中的着重點都是斯大林所加的。

註二：謝李亞克是俄國古時一公爵。每次他審判別人，却不問是非，凡不稱其意者都定以罪。因此，不公平的裁判叫作「謝李亞克裁判」。

（新華社北京二十一日電）

斯大林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

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同志們！在代表大會上通常照例是要講一講成績的。毫無疑問，我們是有成績的。當然，這些成績並不小，而且也不用着把它們隱藏起來。但是，同志們，最近一個時候把成績講得那樣多而且往往講得那樣甜蜜，使人再沒有任何興味來重複一遍了。因此，請容許我不遵守一般的規矩，不向你們談我們的成績，而談一談我們的缺點以及與這些缺點有關的任務。

同志們，我所指的是包括我們國內建設問題的任務。

這些任務是關於三個問題：我們政治工作路線的問題，提高一般廣大人民羣衆底積極性，特別是工人階級底積極性以及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問題，最後，培養我們經濟建設新幹部的问题。

一 加強工人階級底戰鬥準備

我們就從第一個問題開吧，我們目前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我們在和平發展底條件下建設五年了。我說和平發展的條件，意思不只是指我們沒有與國外敵人作戰，而且是指國內沒有內戰因素了。這便是我們所稱爲的我國建設底和平發展條件。

你們知道，我們與全世界資本家打了三年的仗，就是爲了贏得這些和平發展底條件。你們知道，我們贏得了這些條件，我們認爲這是我們最偉大的成就。但是，同志們，任何勝利也在內，

還有自己的反面。和平建設底條件對於我們並不是沒有影響的。這些條件在我們的工作上，在我們的工作人員身上，在他們的心理上都刻下了自己的標記。在這五年中，我們就像在軌道上一樣平靜地前進着。因此，我們許多工作人員便有了這樣的情緒：一切都將是一帆風順，我們差不多是坐在特別快車上，沿着軌道一直不換車地開到社會主義那裏去。

在這個基礎上面產生了「自流」論，「也許可能」論，以為自然而然「一切都會搞起來」的理論，以為我們這裏已經沒有階級、我們的敵人服貼了，一切都將如意而行的理論。由此便產生了懶惰、打瞌睡、打瞞睡的心理，這種打瞞睡的心理，這種讓工作「自流」的心理，正是和平發展時期底反面。

這些情緒底危險性是在什麼地方呢？是在於它們蒙蔽工人階級底眼睛，不讓工人階級看清楚自己的敵人，以我們敵人如何衰弱的誇張之詞來麻痺工人階級，並且破壞工人階級底戰鬥準備。不可以這樣的想法而自慰：我們黨有一百萬黨員，共青团有兩百萬團員，職工會有一千萬會員，因此最後戰勝敵人便有了「一切保證」。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歷史告訴我們說：最大的軍隊之覆沒，是由於驕傲，過於相信自己的力量，過於輕視敵人的力量，打瞞睡，喪失了戰鬥準備，結果在緊急關頭被襲擊而手足無所措。

最大的黨是可以被襲擊而手足無所措的，最大的黨是可以滅亡的，如果它不考慮到歷史底教訓，如果它不一天天地鍛鍊自己階級的戰鬥準備。同志們，被襲擊而陷於手足無所措的地步，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了。被襲擊而陷於手足無所措的地步，就是成爲「意外」底犧牲品，在敵人面前驚惶失措的犧牲品，而驚惶失措底結果，便是瓦解、失敗、滅亡。

我可以給你們舉出國內戰爭時期我們軍隊生活中的許多例子，那時候小隊伍可以把大軍團完全擊潰，如果這些大軍團沒有充分戰爭準備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們：在一九二〇年，不下五千騎

兵的三個騎兵師被一個步兵營所擊潰而四散逃亡，這僅僅是因為被襲擊而手足無所措的騎兵師在敵人面前完全驚惶失措的原故，它們不知道這個敵人原來人數是極少的，如果它們在此以前不處於打瞋睡的狀態，而後來也不處於驚惶失措和束手無策的狀態，那末它們一下子就能把這個敵人打得落花流水。

對於我們的黨，對於我們的共青團，對於我們的職工會，一般對於我們的力量，也必須這樣說。以為我們已經沒有階級敵人，階級敵人已經被擊潰和消滅了，這是不對的。不，同志們，我們的階級敵人還存在着。並且不僅存在着，而且還在生長，企圖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我們今年冬季採辦糧食的困難，即農村資本主義分子之企圖破壞蘇維埃政權底政策，便說明了這一點。

沙赫亭事件，即國際資本和我國資產階級共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表現，便說明了這一點。

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方面許多許多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這些事實你們都知道，所以用不着在這裏多談了。

對工人階級底這些敵人保持沉默，是不容許的，過低估計工人階級敵人底力量，就是罪惡，特別是現在，在我國和平發展時期，當破壞工人階級戰鬥準備的謠言理論和「自流」理論在自己腳下有着良好基地的時候，對於這一點保持沉默，是不容許的。

糧食採辦危機和沙赫亭事件底巨大教育意義就在於：它們震動了我們所有的組織，打破了「自流」論，又一次地着重指出我們有階級敵人存在着，他們並沒有睡覺，所以我們必須鞏固工人階級底力量、它的警惕性、它的戰鬥準備，來反對這些敵人。

所以黨當前的任務，其日常工作底政治路線就是：提高工人階級底戰鬥準備來反對它的階級敵人。

不能不指出：這次共青團代表大會，尤其是「共有真理」報，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接近於這個任務。你們知道，發言人底講話以及「共有真理」報底文章，都指出了這個任務的重要性。同志們，這是很好的，不過必須使大家不要把這個任務看作暫時的和轉瞬即逝的任務，只要我們國家裏還存在着階級，只要我們還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應該使這個任務貫串着我們的整個工作。

二 組織自下而上的羣衆性批評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與官僚主義作鬥爭的任務，關於組織對我們缺點的羣衆性批評的任務，關於組織對下層上的羣衆性監督的任務。

我們前進中最厲害的敵人，就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在我們所有的組織中都潛着！——不論在黨的組織中，少共的組織中，職工會的組織中，經濟工作的組織中。當一講到官僚主義分子的時候，通常總是手拍着漫畫裏常常被畫成帶着眼鏡的那些非黨的舊官員（笑聲）。同志們，這不是完全正確的。如果問題只在舊的官僚主義分子身上，那末與官僚主義作鬥爭便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了。糟糕的便是問題不在於舊的官僚主義分子身上。同志們，問題是在於新的官僚主義分子身上，在於同情黨維埃政權的官僚主義分子身上。最後，問題是在於共產黨員官僚主義分子。爲什麼呢？因爲他是以黨員底稱號來掩飾自己的官僚主義，然而可惜得很，像這樣的共產黨員官僚主義分子，我們這裏還不少呢。

試拿我們各級黨組織來說吧。也許你們在報紙上看到了斯摩林斯克案件、阿爾特莫夫案件等等。試問，這是偶然的嗎？怎樣來解釋我們黨各級組織某些環節中所發生的道德敗壞和淪喪的可恥事實呢？這是由於把黨底管理一切的權利使用得荒謬已極，淹沒了來自下層的聲音，消滅了黨內民主，培植了官僚主義。怎樣來反對這個毒害呢？我認爲除了組織黨的自下而上的羣衆性監督以外，除了培植黨內民主以外，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辦法來反對這個毒害的。有什麼

可以反對激進黨的羣衆底怒火來對付這些腐化分子並使這些羣衆能够把他們轟一頓呢？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反對這一點。

或者，比方說，拿共青團來說吧。你們當然不會否認：在共青團裏某些地方有完全腐化的分子，與這些分子作無情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可是把腐化分子丟在一邊吧。就拿最近共青團裏一部分團員圍繞着幾個人所進行的無原則的鬥爭的事實來說，這個鬥爭是把共青團內的空氣都毒化了。爲什麼在共青團內『加沙里夫們』和『梭波列夫們』要多少就有多少，而馬克思主義者就只好打着燈籠去找呢？（鼓掌。）這個事實是說明什麼呢，如果不是說明共青團上層機構某些環節正處在官僚主義僵化過程中？

而職工會呢？誰會否認職工會裏的官僚主義真是數也數不盡呢？在企業中我們有生產委員會。在職工會下我們有臨時監察委員會。這些組織底任務就是喚醒羣衆，揭露我們的缺點，指出改善我們建設的途徑。爲什麼我們的這些組織沒有發展起來呢？爲什麼它們不生氣勃勃？職工會裏的官僚主義，加上黨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就不讓工人階級這些極重要的組織發展起來。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最後，我們的經濟組織。誰會否認我們的經濟機關沒有害官僚主義的病呢？就拿沙赫亭事件來講吧。難道沙赫亭事件不是說明我們經濟機關不是在前進，而是在爬着、拖着嗎？

怎樣才能結束這一切組織裏的官僚主義？

爲此而僅僅有唯一的一個途徑——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組織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對我們機關底官僚主義、對其缺點、對其錯誤的批評。

我知道，在掀起羣衆的怒火來反對我們組織裏的官僚主義邪惡行爲的時候，往往不得不兼動其整過去曾有過功勞而現在害了官僚主義病的同志。但是這就能阻止我們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工作嗎？我認爲這是不能和不應當阻止的。由於舊的功勞，應該向他們鞠躬，而由於新的錯誤和官

僚主義，就應該駁他們一頓。（笑聲，鼓掌。）否則就該怎樣呢？既然事關底利益要求如此，爲什麼不這樣作呢？

一般是講來自上面的批評，來自工農監察委員會方面的批評，但還遠遠不夠。不僅如此，主要的決不在這裏。現在主要的是在於掀起自下而上的一般反對官僚主義、特別反對我們工作缺點的最廣泛的批評浪潮。只有組織兩國的壓力！——自上而下的與自下而上的壓力，只有把重點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評，才能期望順利地鬥爭及剷除官僚主義。

以爲僅僅領導者才有建設經驗，這是錯誤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建設我國工業的千百萬工人羣衆一天天地積累着巨大的建設經驗。這個經驗較之領導者底經驗對我們是同等寶貴的，我們需要自下而上的羣衆性批評，自下而上的監督，就中也是爲了不使千百萬羣衆底這個經驗白白地喪失，是爲了研究和實現這個經驗。

因此，黨當前的任務就是：與官僚主義作無情的鬥爭，組織自下而上的羣衆性批評，在關於消滅我們缺點的實際決定中考慮到這個批評。

不能說共青團、特別是「共青真理」報沒有考慮到這個任務底重要性。在這裏缺點是往往沒有把這個任務徹底執行。而要把這個任務徹底執行，就必須不僅要考慮到批評，而且要考慮到批評底結果，考慮到由於批評而實行的改進。

三 青年應當掌握科學

第三個任務是關於組織社會主義建設新幹部問題。

同志們，在我們面前擺着改造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極偉大的任務。在農業方面，我們應當給大規模的聯合的公共農莊打下基礎。從今天莫洛托夫同志底宣言，你們應當知道：蘇維埃政權已提出了這個極爲困難的任務：把細小的分散的農莊聯合爲集體農莊，建立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

物農莊。這是屬於這樣的一些任務，不解決這些任務，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和迅速的前進。

如果在工業方面蘇維埃政權是依靠最大的和集中的生產，那末在農業方面它却依靠最分散的細小的農民經濟，這種農民經濟是半商品生產的經濟，雖然達到了戰前的播種面積標準，但它所生產的商品穀物較之戰前的經濟所生產的要少得多。這便是將來在糧食採辦方面可能發生的各種困難底根源之所在。爲要擺脫這種情況，就必須認真着手組織大規模的農業社會生產。但要組織大規模的生產，就必須知道農業科學。然而要知道，就必須學習。可是知道農業科學的人，我們這裏少得太不像樣了。因此，任務便是要培植建設新社會農業的年青新幹部。

在工業方面，我們的事情就好得多。但是在這裏缺乏新的建設幹部，也妨礙着我們的前進。只要回憶一下沙赫亭事件，就足以了解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新幹部的問題是如何地迫切。當然，我們有工業建設方面的舊專家們。但是，第一，這些專家，我們很少，第二，他們不是全都願意建設新工業的。第三，他們許多還不懂得建設方面的新任務，第四，他們很大一部分已經老了，不中用了。爲要把事業向前推進，就必須從工人階級，從共產黨員，從共青团員加速培植新的專家。

無論在農業方面和工業方面，我們願意參加建設和領導建設的人真是數也數不盡的。而我們善於建設和領導的人却少得太不像樣。相反地，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無知真是可怕極了。不僅如此，我們還有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甘願歌頌我們的無文化。如果你不識字或者你寫別字并且以自己的落後而自豪，——那你就是一「車床旁邊的」工人，你就光榮，就被尊重。如果你擺脫了無文化，學會了識字，掌握了科學，——那你就異己分子，「脫離」羣衆，不再是工人了。

我認爲：我們如果不根絕這種野蠻和矇昧的現象，不根絕這種對科學和文化人的野蠻態度，就會一步也不能前進。工人階級如果不能掌握科學和不能在科學基礎上管理經濟，就不能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

同志們，必須懂得現在的鬥爭條件比起國內戰爭時期不同了。在國內戰爭時期，敵人陣地是

可以用攻打、勇敢、猛力、騎兵似的衝鋒取得的。現在，在和平經濟建設條件下，用騎兵似的衝鋒只能是把事情搞壞。勇敢和猛力現在也如以前一樣是需要的。但是，只靠勇敢和猛力是走不很遠的。現在要打敗敵人，就必須善於建立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就必須拋棄對於商業的老舊式的高傲態度。

要建設，就必須有知識，就必須掌握科學。而要有知識，就必須學習。頑強地、耐心地學習。向誰都學習——不論向敵人或向朋友，尤其要向敵人學習。學習，咬緊牙齒，不怕敵人笑我們，笑我們無知，笑我們落後。

我們面前有一個堡壘。這個堡壘叫作科學，它有許多許多的知識部門。這個堡壘我們不管怎樣要把它拿下來。青年應當把它拿下來，如果他們願意成爲新生活底建設者的話，如果他們願意成爲老警衛軍底真正替換者的話。

現在我們不能只限於培養什麼都會講一點兒的一般共產主義幹部、一般布爾什維克幹部。一知半解和自以爲是，現在對於我們是枷鎖了。我們現在需要五金業、紡織業、燃料業、化學業、農業、運輸業、商業、會計以及其他等等的布爾什維克專家。我們現在需要整批的成百成千的能在各種各樣知識部門裏精通一項的布爾什維克專家。沒有這個，就用不着談什麼我們會趕上和超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掌握科學，鍛鍊出一切知識部門的布爾什維克專家，學習、學習、最頑強地學習，——這便是現在的任務。

革命青年向科學作羣衆性的進軍，——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雷廷毅的鼓掌聲。高喊：「烏拉！」。全體起立）

（曹葆華、毛岸青譯）

中國書店標價籤

| | |
|----|----|
| 冊數 | 定價 |
| 1 | 20 |



| | | |
|------|------|-----|
| 廣州市古 | 廣州市 | 廣州市 |
| 普 | 書 | 門 |
| 定價 | 0.15 | |

213746

| | |
|----|------|
| 冊數 | 定價 |
| 1 | 0.15 |

中國書店標價籤

| | |
|----|------|
| 冊數 | 定價 |
| 1 | 0.50 |

| | |
|----|------|
| 冊數 | 定價 |
| 1 | 1.50 |